

世界 全史速读

蔡磊◎主编

前中非独裁者博萨卡统治中非时，为所欲为，滥施暴政。当他吃人肉、让狮子吞食政治犯、残杀妇女儿童种种暴行被“大赦国际”公开揭露后，经非洲五国法官调查委员会予以证实，全世界为之震惊。对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博萨卡皇帝一世竟然激愤不已，一概诬之为“粗暴干涉内政”，并大声疾呼：“一切外国势力对我们都无可奈何；因为我们有伟大的黑非洲社会发展运动这个唯一的、有能力领导中非人民开创新世纪的政党、有一支忠于这个党、忠于中非帝国、忠于博萨卡皇帝的特别能战斗而且战无不胜的军队。”他常对他尊敬的卡扎菲上校说：“西方国家的总统没有味道，屁大的事情都要议会来讨论，本国的电台和报刊可以公开对总统提出批评。那不是总统，那只不过是一个商店的服务员，货物虽多，但不是自己的。”世界新闻人物“坎帕拉恶霸”、“村暴君”、“原始的法西斯分子”伊迪·阿明，在1977年8月自封为“乌干达全体人民的救星”、“国父”、维多利亚勋章获得者、大英帝国的伟（和）大（和平）人、乌干达终身总统哈（和）达达博士”。1979年已被“遗忘”的乌干达人民赶下台的阿明在同西方记者提词时，终于承认在瑞士银行有大笔存款。他振振有词地说：“领导一个国家就如同管理一个私人公

司一样。作为顽强地为自己的国家工作的总统，我有权享有更多的补偿。这是民主的。”被美国著名杂志《福布斯》月刊列为“世界最富有独裁者之一”的前扎伊尔独裁者蒙博托·塞塞·塞科，在1997年财产转让时，曾宣称自己拥有100亿美元的财产。他不以为然的说：“担任这么个大国的首脑22年之后，这点财产算什么？”扎伊尔贫富悬殊不断扩大，一方面贪污腐败集团在寻欢作乐，

一方面贫苦大众在困境中挣扎。一些有良知的扎伊尔知识分子对此提出了公开的批评。为此，这位靠军队起家的独裁统治者把自己的责任开脱得干干净净，倒打一耙，对知识界大声斥责：“国家政府和经济各部门的领导权、管理权都是知识分子掌握的，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各行政部门以及经济、金融、科学研究、教育卫生、司法部门都是由知识分子管理的。贪污腐败严重，知识界应该自责。”“究竟是谁在制造危机？如果说扎伊尔确实存在危机的话，那么首先是在知识界，尤其是在大学界应当严肃地进行思想上的反省。把所谓的制度危机和社会危机的责任归罪于一个政党或某一个人是站不住脚的。”“有些知识分子批评这，批评那，似乎一切都不好，乱发议论、扰乱人心，这是不对的。知识分子应该为维护国家的稳定做一些具体的事情。”前非洲独裁统治者马科斯敛财有术，在一些国家的银行设立了众多秘密账户，存入数亿美元。他的财产究竟有多少，至今仍无法精确统计。与马科斯一家荒淫奢侈的生活形成鲜明比照的，是80年代中期非洲国家通货膨胀率高达50%~70%，工厂开工率近40%，一千多万人民失业半失业，贫困人口中的占一半。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全史速读

世界艳史速读

蔡 磊 主编

(三)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全史速读/蔡磊主编.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7—104—02606—8

I. 世… II. 蔡… III. 世界史—通俗读物 IV. K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5505 号

世界艳史速读

责任编辑: 万晓咏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58930242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23.25

字 数: 2491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2606—8

定 价: 678.00 元 (全 24 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第三篇 名流情史

第一章 诺贝尔的“卖花女”	(319)
放弃苦恋 回头是岸	(319)
忘年恋被当摇钱树	(320)
矛盾性格 痛苦时刻	(321)
感情已冷 却到同情	(321)
第二章 罗斯福与埃莉诺	(323)
忙中取乐 强人政治	(324)
事必躬亲 银婚苦闷	(328)
夫妇携手闯政坛	(333)
夫有外遇 力挽危机	(334)
给丈夫生命的力量	(337)
第三章 艾森豪威尔的情人们	(340)
一见钟情结爱花	(340)
以礼传情 以言示爱	(343)
第四章 李光耀与柯玉珠	(346)
以攻代守 巧妙点题	(346)



迈进现实的情爱世界	(351)
缔结鸳鸯梦	(354)
第五章 玛莎的“罗曼风流”	(361)
婚嫁华盛顿	(361)
形影相随 谨慎细心	(362)
第六章 林肯的悲剧婚姻	(364)
第七章 麦迪逊真爱一生	(368)
第八章 向拿破仑求爱的史达尔夫人	(372)
第九章 左拉的性观念	(375)
第十章 勃兰特的婚姻历程	(377)
第十一章 海明威一见钟情	(381)
温暖是女人最需要的	(382)
别玩“第三者”的感情游戏	(383)
第十二章 戴高乐的波兰妻子	(390)
死缠烂打 穷追不舍	(390)
言传身教 做贤内助	(392)
相夫教子 无微不至	(398)
第十三章 威尔斯王子的梦中情人	(401)
携手共进 白头到老	(402)
第十四章 丘吉尔的贤内助	(408)
情有独钟 相亲相爱	(408)
第十五章 政外情史	(416)
第一节 匈牙利的新领袖——纳吉之死	(416)
“布拉格之春”运动	(416)

纳吉受审	(422)
第二节 斯大林力挽狂澜	(428)
“反对派”的反复形成与覆灭	(428)
“斯大林是当代的列宁”	(439)
斯大林失去了妻子	(445)
第三节 小木屋里的总统艾克	(452)
第四节 罪恶子弹击中和平之邦的领袖——帕尔梅	(461)

第三篇

名流情史

第一章 诺贝尔的“卖花女”

诺贝尔到奥地利旅行，在维也纳南面的一座城停留过周末。在他前往朋友处午餐的路上，诺贝尔在一家花店里，看见卖花女郎——一个年华双十的少女——苏菲·海斯。她来自维也纳的一个下层家庭，是犹太裔。

放弃苦恋 回头是岸

据罗格纳·索门描述，诺贝尔被苏菲的青春之美吸引住了。两人交谈中，诺贝尔获悉苏菲的父亲的经济状况很窘迫，有一妻四女侍养。因此，苏菲不得不到花店工作，贴补家用。诺贝尔承诺，要帮助苏菲。于是，两人开始交往。

最初，诺贝尔以长者的心情，对待这个花女。但是从诺贝尔的信中可以看到，他很快就爱上了她。

诺贝尔写给苏菲的信，用了许多亲密的称呼。例如，亲爱的小苏菲，我最爱的小甜心、小甜儿，亲爱甜蜜的孩子，我的小爱人……。凡此都显示出诺贝尔真正爱上了年纪比他小二十三岁的苏菲。



忘年恋被当摇钱树

但是，两人在一起时，不仅形同父女。更严重地是，两人的社会背景、教育程度，都相去太远了。

苏菲不是波莎那种美貌、智慧、学识兼备的女子，而像后来出现于肖伯纳名剧《卖花女》中女主人公伊丽莎·杜莉图那样没有多少文化素养的女性。诺贝尔精通五国语言——瑞典语、法语、英语、德语及意大利语，而小苏菲在诺贝尔的督促之下，学了很久法文也学不好。诺贝尔对苏菲几乎有求必应，苏菲利用诺贝尔对自己的一片痴情，向他索取金钱，挥霍无度，购物都签在诺贝尔名下，甚至于经常以“诺贝尔夫人”名义，出现在游览胜地，身边却跟着一些“可疑的同伴”。

罗格纳·索门曾经慨叹，诺贝尔是一个“充满矛盾性格”人。一开始，诺贝尔曾公开表示他和苏菲没有亲密关系，但有时他又露出酸溜溜的嫉妒味道。例如，有一次，苏菲央人协助拍一封法文电报给诺贝尔。他在回信中酸溜溜地说：

“这不要花太多的脑筋，就能猜出谁为你发了那封电报，他写的不坏，但还是有一错……”

可是，诺贝尔也曾在信中，警告苏菲不要太喜欢他，并劝她找个年轻小伙子。

矛盾性格 痛苦时刻

诺贝尔的矛盾性格，使他对苏菲时冷时热，正如同他在信中透露的。后世诺贝尔传记的作者们几乎都同意，小苏菲可能根本就没有爱过诺贝尔，起初只是玩弄这位年龄大她二十三岁的“崇拜者”，后来则把诺贝尔当作摇钱树！

至于诺贝尔，倒曾几度想向苏菲求婚，要娶她为妻。他曾介绍苏菲给他的兄弟、朋友们认识，却遭到他们一致的反对和警告。诺贝尔也曾想尝试带苏菲回斯德哥尔摩老家。但是他的母亲一直认为，她的孩子应该娶一位身体健康强壮、能操持家务的妻子。光就这个标准看来，苏菲就不够格，因为她患上贫血症，是一个十足的病西施。

1883年到1893年，诺贝尔五十岁至六十岁，可能是这位发明家一生最痛苦的时刻。苏菲使他情绪低落；1888年兄长鲁伟去世；翌年，慈母凯瑟琳见背。这时，苏菲迁回奥地利居住，诺贝尔移居意大利，他很少探望苏菲，但仍为她在温泉区买了一座房子。

感情已冷 却到同情

这段时间里，苏菲经常和别的男人来往。其中之一，是一位匈牙利军官卡皮瓦。1891年春天，诺贝尔收到苏菲一封求救信，诉说在几个月内就要生孩子了！诺贝尔写了一封措

辞冷淡，略表同情的回信，称她为“可怜的女孩”，对照以前的“我最爱的小甜心”，显见诺贝尔对苏菲的热情已经逐渐冷却了。尽管这样，他仍然慷慨地定时给她津帖花费。他又安排一位维也纳律师，存了一笔三十万匈牙利克郎的巨款，使苏菲保证能每月得到五百弗罗林金币的利息收入。

1894年9月，诺贝尔首次到奥地利，探视苏菲和她的三岁女儿。当时，苏菲未尚与匈牙利军官结婚。后来两人结婚了，但只是形式，并不住在一起。奇怪的是，两人分别不断地向诺贝尔要钱。

诺贝尔给苏菲的最后一封信，是在1895年3月7日。那时，诺贝尔变得较平和、幽默更注重于工作。可是，他的健康恶化、尤其是心脏。1896年12月18日，诺贝尔逝世于他意大利圣里莫别墅。

当一片痴心被利用索取钱财的时候，感情就变得脆弱易碎，极早认清，回头是岸，苦恋不如不恋。

第二章 罗斯福与埃莉诺

1941年圣诞节时，到白宫的许多客人，都曾得到过一张罗斯福总统和夫人埃莉诺赠送的生活照。这是总统和夫人最喜欢的一张近照。

照片上，罗斯福总统正欲翻阅圆桌上的一本厚书；身材修长、仪表端庄的总统夫人微笑着坐在那里织着手中的毛衣。了解埃莉诺的人们都说：这是对罗斯福夫人的最好写照。因为她总是那么忙，大家从来就没有见她闲着过，就连平时走路都像小跑一样。她经常跑着走进走出正门，跑着跳进等候她的汽车，在白宫开会从一个厅到另一个厅，她也总是一溜小跑地过去，甚至连裙子都飘拂起来。开会时，她的手仍旧闲不住，不是不停地记笔记，就是不停地织毛活。她利用开会时间织出了许多婴儿毛毯等手工制品，除了给她的儿孙们，还将它作为礼物送给朋友。她那充沛的精力、超人的智慧，为白宫打上了独特的烙印。

忙中取乐 强人政治

在白宫，埃利诺每天要处理数以千计的具体事情。清晨，当她草草地梳妆后，便穿着宽松的晨衣从那色彩单调的卧室中走出来，到休息大厅招待住在白宫的各种客人和因公事赴约的来宾或朋友们吃早饭。等到将这一切安排就绪，她自己用早餐时，男仆从一楼送上来的熏肉、鸡蛋早已冰凉了。

早餐之后，埃利诺便马上又乘电梯到那间紧靠楼梯、俯瞰草坪的小办公室，同秘书一起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通常她总是首先口述供报业辛迪加在各报发表的专栏文章《我的一天》，让美国人民始终了解总统夫妇的活动。可是，好动的总统夫人永远坐不住，她经常突然纵身离开写字台，一边飞快地穿过大厅和走廊，一边用她那又尖又高的声音向跟在她身边的秘书继续口述她的文章。她非常健谈，而且说话的速度也很快，数百万字的文章，常常是在她一边下达命令，一边布置工作的过程中口述完毕的。与此同时，一张张像大夫的处方一样的条子，送到了传达长的面前。她已为白宫的工作人员找到了足够干四十八小时的工作。

随着播音器的嗡嗡声和传达长办公桌上电子告示板的箭头，工作人员便知道埃利诺又离开了办公室，沿着铺满红色地毯的走廊不断地进进出出，像一股风一样。她那花白的松松地缠在脑后的头发已经显得凌乱了，可她似乎并不在意，

还在忙着为“交际午餐”临时增加的客人安排座位，指示工作人员填写座位卡。有时她还亲自跑到传达室，自己动手在卡片上书写客人姓名。

在餐桌上，埃利诺和罗斯福一样，从来都不喜欢坐在桌头上，无论是在国宴厅还是在小餐厅，无论是宴会还是午餐会，她总是坐在餐桌的中间，而且事先在传达室把位置定下来。因为她把这短暂的午餐也看做一个小小的、特殊的社交活动。坐在中间便于接近客人，方便同他们谈话。她为总统推荐的私人顾问霍普金斯，就是她在餐桌上发现的。

下午，是埃利诺接待官方客人的时间。她有时在一楼从事国务活动的几个房间里约见客人，有时在大厅内会见客人。但是每一位客人只能占用她大约十五到二十分钟的时间，一到时间，白宫的工作人员便会去通报她的下一个约会，这样客人也就知道自己该走了。她经常是这样，在很短的时间里会见许多客人。

下午五点钟的茶会也是必不可少的。每天在这个时间里，埃利诺都要在楼上的西休息厅招待罗斯福家的世交、私人朋友和投宿白宫的客人喝茶。由于她是一位滴酒不沾的严格的戒酒主义者，因此她总是以茶待客，并把主持茶会当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吃晚饭的时候，埃利诺的客人仍旧不少，特别是星期天晚上。她的餐厅更像亚洲的沙龙。她用从总统的家乡海德公园村带来的大平底银火锅炒鸡蛋来招待客人，但主要是聊天。被邀请来的客人有作家、艺术家、女演员、剧作家、雕

塑家、舞蹈家、旅行家和她的世交好友以及大使、最高法院法官、内阁成员和总统的顾问等。他们一边吃一边聊，总统也经常到这里倾听他们的谈话。

由于埃利诺热情好客，白宫从清晨到深夜始终是宾客盈门。按接待客人的房间来算，白宫一次最高可接待 21 位客人留宿，但是被埃利诺邀请来的客人络绎不绝，常常超过这个数字。她经常把电影明星、政界朋友、甚至在旅途中结识的普通人都请到白宫来吃饭或住上几夜。可是有些人请来后，她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只要客人一来，她就任其自便了。客人们进进出出，到处转悠，把白宫当做旅馆一样。埃利诺有时也根本不知道楼下睡的是些什么人有多少人，因此白宫的客房总是紧张的。

有一天，两位新到的客人提着手提箱走进白宫，传达长耸着肩膀风趣地说：“我们只好用钩子把他们挂起来了。”埃利诺的孩子们到总统官邸来时并不享受任何特殊的优待，总统夫妇只在约定的吃早餐时，才同他们晤谈一会。对待他们同对待在白宫留宿的客人没有两样；因为是总统的家人，有时反倒得谦让客人。这次，为了招待这两个客人，传达长只得让埃利诺的儿子在一周之内搬了第二次房间。

在白宫众多的客人中，还有两位是“永远不回家”的长住客人。其中一个是在三楼前北角那个小房间里的苏伦娜·希柯克。她的房间与埃利诺的卧室仅隔一个大厅。她曾当过记者，人们都习惯叫她“希克”，她在报道总统首次竞选活动时，成为总统夫人的知己。她离开报界，到民主党全国

委员会工作后便搬进了白宫。她是一个男人型的大块头女人，喜欢独来独往，从来不同埃利诺的家人及工作人员一起用餐，也从来不参加任何社交活动。当总统官邸的客人太多时，希柯克小姐也不得不把自己的房间让出来，再睡在埃利诺简朴的起居室的睡椅上。

另一个长住客人是约瑟夫·拉什，他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小伙子。只要他呆在华盛顿他就住在二楼总统卧室对面的蓝色小卧室里。拉什是美国学生联合会的执行秘书，埃利诺同美国青年大会有工作关系，因而对这个年轻人特别感兴趣，而且可以说他在埃利诺的生活中占据着独特的地位，是她最信赖、最亲近的朋友。虽然埃利诺每天的工作都很繁忙，但早餐前她总要去向拉什问早安，就寝前总要向拉什道晚安，还常常在他的房间里长谈到深夜，他们经常漫步在白宫十六公顷草坪的周围，有时还一起到华盛顿的大街上散步。而且当拉什被召到国会，向参议院的某个委员会作证时，埃利诺就像一位担忧的母亲一样坐在旁听席上，手中的毛衣针也在随着她那急切的心情嚓嚓地作响。不知是不是她的孩子不在身边的缘故，人们总是觉得她对拉什比对自己的孩子还要亲。

有一回，因为传达长没有通过埃利诺给拉什换了一个房间，结果几乎造成了一起国际事件。那是埃利诺离开华盛顿期间，挪威女王储玛尔塔来白宫拜访总统。传达长把女王安排在二楼东头的女王室下榻，她的侍从则安排在旁边的蓝色小房中，让拉什搬到三楼的一个小房间。